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九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字義

字義序

予嘗作韓伯循字說謂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其在六經四書猶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舉斗極列宿則天之全體得舉五嶽四瀆則地之全體明明於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之義則六經四書之全體可得而言矣世之知書而或不明於道不得於聖賢之心者未明於此等字義故也明於

此等字義則萬戶千門以漸開闢有當如寐之得醒矣乙巳歲樵云叔文之仲子和仲年七七從予學每講說遇此等字必為之深論而多言之和仲每聞歎悚然察其貌若有以真契默會而自得於問答之外者雖業其家學源流端的淡洽是亦其所受於天者清厚與等夷異故也歲晚相別取所論之深切簡明足以備其義者序列條分并與其他工夫門路狀形立的切要等語亦為之稍抽發開拆以附其後合凡百五十三字以授之使不忘盖多於程正思而少於陳安卿者學者不得其門耳予其勉之由門而堂而

某吾嘗討日而待冬至前七日書

天

穹窿而圓者形也其實是箇輕清之氣以遠成形也其氣本深黑杳冥與日光合故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非有分畫乃其常行之節度也每度四百里一日一周天而過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三辰與日會為一年是其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繫此兩命也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退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其行自東而西常斜不正夜子半後轉向地上之南晝午半後轉向地上之北皆以北極高

南極下之故也赤道北是爲日行之道冬至後進向北春分後入赤道北以爲暑夏至後退何南秋分後出赤道南以爲寒所以成四時也以其主宰萬物故謂之帝帝即天也以其運行生物莫非道理之自然故謂之道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是也○天以日爲天無日則無光明與四時也以月配之爲之宅其日食者月行四時則有八道出日道其與日道交處日行適在焉而月亦適來與相遇故掩日之光而日食日而至望則其交處適與日相對月亦適來故爲日所射而食日食朔月食望爲此日光常有正射處謂

之闇虛故五星來亦死月來則食蓋日者陽之精物莫能抗故其光明四散而其正射處必黑猶月者陰之精陰每乘陽故日與親近及為所揜亦若火之遇水也然天下有道君臣無過日有當食月常避之而不食天人之際有天下者又當知也

太極

即道也一物一萬物一極至也理至此止不可損益故謂之極止有此理無以尚之故謂之太極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故為天地萬物之本而在天地萬物之前既有天地萬物則凡有定則常分而不可易

者皆太極之體也故為天地萬物之理而在天地萬物之後又凡有形者有去來生滅而其理常在天地間而不息故常洋洋乎如在其上而為萬物之主也一物一形性各有所止也萬物一未動則衆理已具於全體之中既生則不同而實相通一以貫之是也

乾

健而無息〇晝夜無息四時無息萬古無息此所謂至健

坤

順而含厚〇天皆通也地者順乎天者也積順故含

元

乾道之全體也在時為春在人為仁

亨

乾道之流行在時為夏在人為禮

利

乾道之成萬物各得其宜也在時為秋在人為義

貞

乾道之正固在時為冬在人為智○亨之為禮也文明之盛即夏之萬物相見也貞之為智者正固則不

雜而虛明為萬物之照也

無極

太極道也以其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故謂之無極○周濂溪先生怕人將太極為塊氣看故以太極之妙示人加此二字於太極之上不過謂其無而實有有而復無形聲之可見聞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蓋文理當然非太極之上又別有一箇無極也○太極即道也可以心見而不可以目見可以心聞而不可以耳聞故謂無極

太和

天地間沖氣常常無息者也

皇極

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蓋立於天下之中事事皆盡其道之至以為四方之標準也

陰

柔順卑靜方耦小暗濁寒惡殺

陽

剛健高動圓奇大明清暑善生

剛

陽之質也在人則剛之善為強毅為果決為幹固其

惡為暴猛為強梁

柔

陰之質也在人則柔之善為温良為恭順為慈愛其惡為弱懦為不果為謟媚邪佞

鬼神

鬼者歸也去而入於無也神者伸也來而出於有也即太極之動静人與萬物萬事之生死去來以其能往能來則是常在虛無之中為萬物之主宰此祭祀之所由生也

神妙

神者往來出入妙而不見其跡也妙者無痕無跡無
形無聖輕利神速活潑潑地也

主宰

主者為萬物之主宰裁制也裁制萬物各有制度各
有當然而不可易也

造化

造謂作成化謂变無為有

化工

即主宰之謂也

变化

變者道之初動物之初生化之漸也化者物之既成道之定體變之成也

幽明

幽即鬼也去而入於沖漠杳微也明即神也來而出於光明顯著也

屈伸

猶進退也天地間一氣也屈而入於虛無為陰伸而進於盛大為陽冬至一陽生伸之初也夏至一陰生伸之極而屈之初也屈極復伸伸極必屈天地之道萬化萬物萬事之常不過如此而已

消息

消退減而向於盡也息生長而至於盛也

盈虛

生而漸滿為盈如日月自朔而望也消而漸盡為虛
如月自生魄而晦也

感應

感猶觸也隨觸而動為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
彼此之間二者常無窮也譬如聞人之言為感答之
為應彼聞所答復為感復答我之所答復為應也○
寒往是感暑來是應暑往是感寒來是應日往是感

月來是應月往是感日來是應聖人作是感萬物覩是應用舍是感行藏是應冬夏是感裘葛是應龍虎是感風雲是應事至物來是感處之爲應處之是非得失復爲感逆順從違復爲應推此則無往而非此二字矣

孚

不言而心信也見善而感動興起心之同然故也

易

變易而化陰陽寒暑治亂死生之大體也又變易也[illegible]變無窮月夜相代無停止也

道

猶路也天地人物日用之常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故謂之道未有天地人物而其道已先定與人未應事接物而其道已先具於心故以其本體而言謂之形而上者要之旣見於事物者道之用未見於事物者道之體平常言道者但以用言聖人君子則常見其體所以知其用之非出於作為皆性命之實也○形而上者大意謂本無此道理安得有此物此事

理

大體謂之道以理言則有文理路脉旁行散出通達

周徧之謂也

器

道者無形之實理器者有形之實物

費隱

費用之廣也隱理之微也費猶費財之費皆道之用

廣濶而周徧也其所以然者不可以耳目見聞故為隱也

體用

有二說一謂道之本體在有形之前其用見於有形

之後一謂道之定體見於有形之後而其妙用起於

有形之前聖人君子之體用亦然具於心為體動處

見於事為用以義制事使各得其理為體起於心為用天之生成萬物即道之二體用也聖人之萬事即天之萬物

德

德者得也得道於身也天得於道故為天德人得於道故為人之德凡道之散見於日用者盡得之則為全德得其一二三四各謂之德若全得之則其動靜與天同而為盛德大德不可以一二名矣

行

德之見於行也

性

生而有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秣不臧之謂性仁義禮智是也生而同得於天者也又有兩様氣質之性一如男女飲食之欲一則善惡愚明之不齊男女飲食形氣之欲也善惡愚明則所稟之氣有清濁剛柔純雜厚薄故也二者皆生而然故亦不得不謂之性也○聖人則仁義禮智之性常明飲食男女之性自無不正但有善而無惡有明而無愚自賢人以下則常以其同得均且固有仁義禮智之性為主以撿其形氣之欲使不流於邪変悪以為善開愚以為明

亦性同得固有故足以用其力也

降衷

衷介性與心又合中字而言三者合而為一者也學陶說之和衷即此降者賦于下民之謂

秉彝

彝者常也民之常性不息不滅若固執不舍故謂之秉彝

命

與命令之命同仁義禮智之性之道皆天使我有是也故謂之命○凡出於天者同謂之命不分人物故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明得此一字則無所不敬若君親之臨乎其上也壽夭賢愚貴賤貧富出於天亦謂之命樂天知命君子不謂命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皆謂此也

情

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孟子曰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心

人之知覺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發用之者也是

之謂道心又有形氣之知覺如飢則思食渴則思飲之類也是之謂人心此二者不以聖賢愚不肖皆同之○理具於心謂之性以知覺而動則爲情故曰心統性情

志

心之所之如射之於的

意

心之動而有所向之初也

思

心之謀也擇善惡可否而去就之也

思

心之所在見於顔色容貌者也

慮

思之詳審畏謹而防後患者也

念

懐而不忘也

才

能也孟子不學而能之良能所謂天之降才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皆是也又質也本質之所能也昏明強弱亦所謂才如義理氣質之性不同而同謂之性

也

氣

人所禀受於天以為形者隂陽五行是也所以載性與道而為之宅也充之則為孟子浩然之氣不能充之則餒而不飽塞而不流行所以貴養也又以清濁剛柔不齊之氣人生而遇之則為昏明強弱之質然有性焉可以用變化之功變化得盡依然又是浩然之氣蓋理與氣常相隨而不合其分數之多少惟視所主之強弱耳

五常

仁義禮智信五者人道之常天下萬世之常行不可易也

仁

天地生物之心也人受之以為性而具於心故曰心之德惟主生故曰愛之理愛非獨愛親愛人愛物凡作事而不忍傷道害理皆是一片愛此心天地之本天下之公故為愛之理人得此而具於心故為心之德苟有一毫傷道害理便為不仁也

義

宜之理心之制也天理散於萬事萬物各有所宜而

皆具於人之心故人之心正則其處事應物無不得其宜也制者裁割之謂隨其同異之定理而為之去其過多益其不及使之各得其宜也○仁主流行故圓屬天屬陽然其慈惠豈弟又得陰之柔義主宰制故方屬地屬陰然其強毅堅定不可奪又得陽之剛

禮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尊卑上下親疏貴賤之體恭敬辭讓之心之容冠昏喪祭賓客朝廷宗廟郊社之等辨威儀也經禮三百事之大體曲禮三千即其行於各體中之曲折也節謂等辨文飾也飾其恭敬

之心又相叅錯以成事皆所謂文也儀謂可觀可法則謂制度有定大抵所謂體也故曰禮者體也又曰禮以體政其理皆具於心所以動而能中其節其體本嚴而畢所以動則為恭敬辭讓之心若非此心為主則三百三千不能成也

智

知也明也見善惡識是非之謂也

信

誠實也知有此理而能行以實之使不徒知而虛其本心之良也言語之信乃其一端又凡事之是非

惡人皆能言之而少能踐之若能踐其言而實之則雖是言語而非一端之小信矣若詩所謂貞信之教行所謂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易所謂覆公餗信如何也則亦以物理之實而言不能行之是虛其位所謂不誠無物也

四端

端頭緒也仁義禮智之性萌芽發露處也因其萌芽發露故知其中之實有循有頭緒則可以迹其所由來也

三綱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者網之大繩衆目之所附綱舉而後目張綱正而後月齊國家天下必君父夫先正而後臣子婦隨之而正也人倫凡五等而君臣父子夫婦三者為最重三者正則無不正矣以人道而言六者當各自盡而不相待以家國天下之責而言則君正而後臣正父正而後子正夫正而後婦正自古及今蓋無不然以教之所起為重居其位者必先盡其道也忠臣孝子貞婦未嘗計君父夫之善惡子之事父不當自盡父之是非為子者初不知也大學之教先子而後父父之責常輕子之責常

事然以治道而論則君父夫皆有君道必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求臣子婦之正三綱為此而立也

五典

典常也天下萬世之常也三才人位乎中為天地心而其倫則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為天下萬世之常不可易之大經也五者正則天地間無不正矣○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五者之道簡冊所載莫大焉者也尊閣之所以尚之以為重世立教之重器也後世以其為天下萬世之大常故因訓以為常唐虞時雖已為常尊閣之意

當循在也

五教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親主愛義主敬別序主禮信皆日會聚講習退而各行其言以相磨礪而不徒有其言也○五典五教易序卦孟子先父子中庸先君臣先父子仁為五常首孝為百行先也先君臣經世之主也

倫

類也理也各從其類各有其理尊卑大小內外等辨八殺各有所止而不可有毫髮僭踰如樂之五音八

者不相奪也

孝

善事父母為百行先

弟

善事兄長○善事者盡其道而不可有一毫之疵病

智 仁 勇

三者實二智知也仁身行也仁則徧流通而無不到

無障礙無欠缺勇果決而無留難也智為先者先知

其善惡是非當為不當為與其分數之多寡節度之

所止而後可以行也行之必無不到故仁次之然不

能自強果決則二者得皆豪故勇以成之大槩仁在中主行如身智者辨其塗轍而勇者遂其工夫也

誠

真實也全體皆天道而無他道外物之雜也雜他道外物則為偽妄而害其體必去之而後為真實也蓋為人多惑於他道外物而立名言必知此而後為真實其他皆偽妄也故曰誠者天之道非天道則皆僞妄而不誠也明此足以闢異端

誠之

求至於誠而用力以求至之賢者學者之事也

誠明

得誠之體於心則虛明無蔽而於事物無不照誠者之事也所謂誠則明文公所謂誠則無不明也擇善固執明於心知所向然後可以至於誠誠之者之事也所謂明則誠文公所謂明則可以至於誠也

一

在天為道在聖人為心天之生萬物惟一道而無不正其性命聖人之應萬事惟一心而無不得其義理所謂一以貫之之一誠者之事也去其雜以純其體防其間斷而常久其功此則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誠

之者之事也蔡氏成有一德辭曰不雜之謂一不息之謂一最盡天與聖人盡純乎此而莫名其所以然實者學者則志乎此而常加擇執之功也

止

物理之所止至此而後為盡為善為得一毫不可過不及盖與中字意同太極皇極字亦同在人則當止其所止不及是未至其所止至其止而復不固他有所移是不止其止皆為不得其中而失其道也虞書曰安汝止商書曰欽厥止大學曰止至善其傳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文公曰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又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文公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物各有止是其本來分量人當知其所以至之守之聖賢之言不過謂一物一事各有天理當然之分限人之處事裁物不過止於其分限而無所違則事理人道皆得而無失也

中

中者適其當然之正之謂在時則不失之先後在理則不失之過不及蓋是停當恰好行之則無不通之道雖不可以中間之中為言亦未嘗不在先後左右

過不及之中間也但以行之得不得言則中間之中不足以形容之矣

時中

一事各有一時當其時則盡其道而無過與不及所謂時中也坐如尸立如齊時中之小也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時中之大也舉一事而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在天則晝夜長短之分數四時寒暑生物成物之節度是也

時

其義最大只是時中之時書所謂欽哉惟時亮天工

所謂動惟厥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易所謂與時偕行欲及時也隨時之義大矣哉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皆與天同行之道也五經易最大易之義時最大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箇時三百八十四爻是三百八十四箇時人能去其私心進退動止惟其時之當然則萬事無不善而吉之所集矣

未發之中

即性命之全體在人心之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渾然天則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至正而盡善含有

而非無同得而無欠常生而不息蓋萬理之府而萬善之本也但喜怒哀樂未發時即是不必求索體認黙然而自在也然惟敬而無失則常保其全靜而無傷動而不窒不然則亦漸丧失而莫知其鄉矣

洵惟敬而無失不求索等意先生已見於豫章延平首求於豫答問類

和

無所乖戾之謂即未發者之發寂然者感通擴之事物無不合宜中節喜怒哀樂皆得其理而無乖戾傷害蓋又即是時中之中以其合理得宜所以謂之和

庸

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物常用不易之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明此自見異端之非

正

道之實也亦有誠字意考之是而無疑措之安而不危用之當而不悖之謂也不然則為邪徑他途非大道之共由者也

直

動而順理之謂也直措旁行入大入小惟順理之當然自然而不用其作為之私心則無往而不直也有

私心則爲四曲而不直田者反從他道曲者入於偏私暗昧而去道遠直則光明正大曲則暗昧偏小坤六二之光以此

方

有常有定之謂如東西南北之方常在其位而不移也直方立不易方辨物居方皆是也矩方之方似不同然其體正靜又有廉隅不可刓是亦有定而不移者也

忠

盡心之謂也心之所知盡之而無隱也憂尚懇爲下

充忠臣事君以忠孔門忠信忠恕爲人謀而不忠乎左氏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皆盡吾心之所知也中心爲忠體無欠缺出於忠心則皆誠矣盡己之謂忠尤見自盡不自欺而不求於人之意

恕

推己及物也人各有心物各有理心無不同理無不定惟處之者往往不能忘己私也則不暇度人度物私心横生公道不行人己物我殊而爲二彼此交病不得其所恕者棄其己私而盡吾之本心度人之心與己同則以所同者公之於人所謂恕也見物之理

當如是則以所見者公之於物亦所謂恕如是則合人己物我為一而不相害相病大學絜矩之道是也能絜矩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有不平而吾之心在彼此間始無愧怍此學問立身待人愍物為仁之要聖門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

敬

主一無適之謂主一者於義理之當然深見而固守之以為主而無惑其心也無適只是無貳所守之固不為外物撓奪牽引而他之也祇等意亦同

恭　欽　齋　莊　肅

敬主於心達之容貌則爲恭爲欽恭者敬於持身
物事上臨下欽者敬於承奉之意天理所在上命所
臨敬於承奉而不敢失墜也齊莊肅亦容貌之敬然
皆恭欽之自然能恭能欽未有不齊不莊不肅者也
齋莊有收斂凝一之意敬之之至形見也

靜

內無欲而外之應物惟理之循則動靜皆靜雖有爲
亦若無爲也苟爲欲心私意所乘則雖手足不動或
在寢寐之中亦無非擾擾之時矣周子曰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註云無欲故靜蓋兼動靜時言

主者以無欲為主但無欲則靜時固靜而動時亦無不靜堯舜無為禹行其所無事皆此事也○人知天動地靜不知天未嘗不靜也元亨利貞即天之靜也雖一息萬里莫非道之行未嘗有一毫之作為所謂靜也日月之運行風雲雷雨之動作人皆見其動而不知其至靜但無非時無非理而不用其心則天皆地體乾皆坤德乾以易知是也易則無作為無艱難皆靜意也

虛

一而無欲也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是也虛之至乎絕四是也顏子克己所以為虛者也

實

天理之誠充足於中所謂充塞是也○虛實二字不過紀乎天理之誠而無物欲之雜則謂之虛亦謂之實虛無物也實有物也無物無知誘物化之外物也有物言有物誠者物之終始是也無物故有物有物所以無物也又二者復自相反而為不善之名若志無虛邪之虛是內無所主茫然不知所向不實之名也邪暗塞是物欲充實其中不虛之名也二字之相反亦二而實一蓋不虛則不實不實則不虛無物本

為善不誠無物又為惡知有物化本為惡言有物又為善充塞本為善邪暗塞又為惡弟子職方言温恭自虛才數句又言志無虛邪明辯之學凡此等字皆不可以不知也

南惟程子曰靜中須有物始得實字意也

定

心有定向不可惑亂蓋明善見道而深知其無以加此不可踰故也四十不惑即此

安

堯之安安夫子之恭而安中庸之安行此不思不勉

而自無不合道之安聖人之事也所君安者易之學
安土敦乎仁靜而後能安此樂天知命之安聖賢之
所同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
不愧不怍無過無罪之安學一而義不同然人能用
力於後二者則聖人地位亦可馴而至矣○靜而後
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
者多不審

樂

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其之美之舉天下之物皆
不足以易之之謂也顏子不改其樂夫子樂亦在其

中之樂是也文言樂則得之孟子君子樂之與此不同論語明來之樂孟子三樂亦微不同文公以朋來之樂與不知不慍用程子說合為一於註之末蓋只緣章內一字為註其實朋來之樂猶淺不知不慍始深不知不慍即孔顏之樂朋來之樂亦漸有意耳

聰

聽之明也於言之是非聲之邪正不亂也聽德惟聰謂聽而能辨明於善不善也

明

視之明也於事物之是非善惡人之邪正賢否不亂

也視遠惟明謂四海之內無所壅蔽百世之後無不豫知不蔽於目前而溺於淺近也

聖

大而化無不通生知安行與天同

神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應無方其行無迹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睿

無無不見通幽入微

睿哲

濬深也盡底窮源哲精極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極深濬也研幾哲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濬哲之功也

謀

裁處事物咸盡其理而底於成也人謀鬼謀皆是裁處事物鬼謀所謂藏諸用也聽作謀入耳即知其善惡而能審處之也謀時寒若見之精而守之固四德之利貞四時之秋冬也

聖

通而無不知莫知其所來

覺

良知良能不可掩蔽萬善百行觸處洞然

節

天理自然之制度事物各一不可多寡一事一物之中又各有其體定位定序亦各有制度不可多寡

密

精義入神不容毫髮

幾

心之初動事之始生各有善惡深見之則能護其善之生長絕其惡之萌芽故能成天下之務

復

人心已縱而復收道心已失而復還

禮樂

禮只是制度樂只是和順禮只是序樂只是和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文章

文者百禮衆善經曲相錯成體成象可覩循陰陽晝夜四時草木之相文以成天道也章循節也一體成而冬以成一年也孟子不成章不達是也文者章之

備章者文中之各一節文樂之翕如純如繹如章所謂皦如也

物

實也天地間萬物萬事皆道之實體也理之所有而不可無者也易開物成務詩有物有則皆實體也不誠無物不得其則則無其實而非物也言有物得其實理也周禮三物五物文物名物皆事之實禮制之當然而不容已者也

軌

車之轍迹天下古今之同不可大小多寡禮義之當

然聖人之所裁制行而為天下之度者也

範

以無過不及之事體示天下萬世以為出過流溢之防放勲所謂匡之是也

則

無過不及恰好之定體一事一物各一為天下準則

書詩左氏中多可覩

體

一事一物各有常形定體嘗然無闕可覩可法者也

體以體政禮行則政事皆得其本體之固然也

名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道以實其名而不虛之也有其名而不盡其道則所謂不誠無物觚不觚觚哉觚哉是也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詩所謂大無信也即此意○正名生於防僭亂亦欲使之知之而自盡其理也

位

天上地下君尊臣卑日晝月夜男外女內高天卑淵與君在阼夫人在房酒在室醴醆在户之類皆是也

天地萬物之在其位者各盡其事不僣不濫人能不出其位則亦能盡其事如孔子之為乘田委吏是也

分

性之所賦不寡不多謂之性分職之當為不敢不盡謂之職分理之當得不可過多謂之命分凡一事一物生禀素定宜有合得而不可有無多寡者皆是惟天運不齊有合得而不得則當受之安之若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亦命分之所固有而不可違者也

公

是非善惡喜怒哀惡天下之同

私

是非善惡喜怒哀惡一人之獨

理

天道人心事物之體

欲

形骸氣好一人之倉

義

道理當然以死守之

利

一己之便害物不顧

善

合理無病利物宜人

惡

逆天怒人醜類毒害

淑

溫柔豈弟如春如玉

慝

姦非邪惡為患為災

良

純粹易直

治

事物皆正各得其所

亂

僭差踰越莫知紀極○洪範又與僭相反又曰治僭即亂也過分侵奪謂之僭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所謂無相奪倫也書曰旁招俊乂乂有治才也區處事物各得其理也

順

事物各隨其時循其理本末源流一如之而不以一

毫巳私間之也從字即順字義言曰從順理而不多不寡也從作以理順則各得其所也滌沮既從順其道也

逆

拂人心逵物理悖天地疑鬼神

是

正路誠實

非

殊途反背

得

合理

失

遂行

已

形氣之私與物殊隔心之知覺獨在於此

意

心之所欲先天而動

必

意之所向務欲如人

固

執己不會留滯不化

我

異己於彼不合為一

克己

形氣之私人之陷溺智明勇决惟理之從與戰勝同

己私最難舍故也

自欺

是非善惡本心甚明欲心乘之自瞞自昧一人而常

為兩人也

人

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而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一位也故與仁同音而孟子曰仁者人也所謂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者也

三才

才者能也天地人各有之孟子所謂良能是也覆幬運行萬物資始天之良能持載含育萬物資生地之良能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善惡惡人之良能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即天地之才也

三極

極者理之至即太極之體三才各一也一太極而分

為三難三而實合為一也

萬物

物實也

字義後序

先師舊學於維則韓氏(翼甫撫人)韓氏學於宋門之輔氏蓋問學淵源厥有自來嘗語云疇昔予聆韓先生夜旦誦朱子四書如奏九成簫韶令人不知肉味又云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六經四書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非深於知道者未易剖判言又嘗述字義一卷以授學者比之程正思陳

[illegible]外爲詩畧適中而立義措辭尤精或者目爲首五十三顆驪珠鳳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奚待十二乘顧當置之掌中毋但買櫝云昔泰定乙丑八月戊寅門人合沙余載謹識

予始得先生遺稿有字義一帙首尾壞爛不可辨識擇其可錄者自道字始位字止耳餘字及先生自序余載後序悉缺焉將就梓會予屬阮生鋟索韓古遺遺稿於其家得塵本示予則先生字義也予喜亟翻而錄之嗟乎文字顯晦完缺固有數存而先生之字義寔

乃發天地之精蘊揭人文之玄秘蓋不獨擲
言長語無所關係之作而已鬼神物造能不
默為呵護而俾其終顯且完也耶不然其不
為塵蠹殽夕千餘篇隨沒即亡失者幾希矣

閔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九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

宋寧德　陳普　[illegible]

渾天儀論

統論天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西南北相距皆然天形如彈負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北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左旋者西行是也天運莫測即謂二十八宿之布列也為可知謂句旋者即二十八宿之左旋也日月五星則違天而東行天之左旋也一晝一夜

而一周又差過一度日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日一晝一夜而移一度故天行既周復行一度必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為周天故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行二日半強而後与日相会故曰朔月行速一周天天形北高而南下赤道分南極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黃道半在赤道內自奎至畢軫是也半在赤道外自角亢至室壁是也日行黃道月五星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之日黃道去北極最遠昔百一十五度半弱以九百若十分為一度得二百十三分太為半弱夏至之日黃道去北極最近六十七度半弱春分秋分日在黃赤道之交

之中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黃道去北極最遠之所天形入地最深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三刻故晝刻四十夜刻六十黃道去北極最近之所天形最高日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夜刻四十此自然之數也按今冬至前十五日日已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三刻若進而極於冬至之日則出辰三刻入申正二刻矣夏至前十五日日已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若進而極於夏至之日則出寅正一刻入戌初三刻矣然今曆不載此者以日之行有至有不至故指其定者言之耳至若分黃道與赤道交於軫軫之交也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於南矣日之出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

元有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者正謂是也此所謂東西者即人之所見地之正東西也若夫天之東西南北則不然天之東即東陸蒼龍之星是也天之西即西陸白虎之星是也天之南即南陸朱雀之星是也天之北即北陸玄武之星是也月之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陰曆其外曰陽曆黃道與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畧至夏至所在箕在是也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大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熟而言之曰九道也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

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遠及舒光盡体伏謂之晦其術黄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於東井亦循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循日之冬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日同測景者以月有出入陰陽曆之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正謂是矣至若五星之行其出入也陰陽曆大略與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固未易以具載考之史誌足矣雖然斯率也有象可覩有數可推固不可以歷誕說然亦不可以驟然曉其進退必有漸傳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世之君子不欲如天則已如欲知

之當自此始

天度

天本無度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 皆以其度為度焉

天度廣狹

天度自漢以來名公巨儒皆以一度畧廣三千里同其大畧一百一十萬里四方上下徑各三十六萬里

夏至南河陽城測景千里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至今儒者信之用之未有或為之患者予嘗暇日管窺淵疑其不然一日讀唐書見開元中太史一行梁令瓚南宮說等布置南北土圭始見天地廣狹之大體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一度之廣四百餘里四方上下之徑各五萬餘里輿予區區之妄適相會合以此知天道之幽遠而欲見之者惟用其心無不得也聊與同志道之延祐交州去洛水九千里其弦當五千里其元測景其地已出表南三寸安在其為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万

五千里乎其可謂不詳矣

天地卯酉不同

日月會於析木星紀元枵於時為冬會於訾娵降婁大梁於時為春會於實沈鶉首鶉火於時為夏會於鶉尾壽星大火於時為秋自壽星至析木配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亦謂之東陸自星紀至訾娵配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亦謂之北陸自降婁至實沈配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是也亦謂之西陸自鶉首至鶉尾配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是也亦謂之南陸此四

者天之東西南北也天之卯即東陸之中星次也天之酉即西陸之中星次也天之卯酉與地之卯酉不同地之卯酉一定而不易天之卯酉運轉而無窮地之卯酉左東而右西天之卯酉初出於地之東次經人上復入於地之西其出也先東陸次北陸次西陸次南陸循環而無端其入地亦然七政違天而東行此地東也之故先經其北陸次經西陸次經南陸次經東陸

九道

天之有黃道其初本無是也因日之行而彊名之也

夫日之行其謂之黃道者何也黃者色之中也日道居中而月五星循其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而月謂之青朱白黑各二兼黃道而言之謂之九道也月之行也大槩以四序離為八節立春春分月行青道故傳曰青道二出黃道東謂之東者指東陸而名之也立夏夏至月行朱道故傳曰朱道二出黃道南謂之南者指南陸而名之也不謂之赤道而謂之朱道者蓋以赤道分天地之中故南陸謂之朱道所以避之也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月行黑道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其最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今之東校

之八度南斗之二度是也月道之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而又有所謂陽曆陰曆陰曆者蓋月行黃道之內為陰行黃道之外為陽故也北為內南為外黃道去北極之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除去此數則得六十七度半弱也黃道去極最遠者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以冬至日在南斗言之也赤道去極九十一度半弱加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則得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也

天日行度

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必過之日者天

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月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半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詳而言之十二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六刻總九十六刻所餘者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總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次初一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總以計則一時之間八刻二十分見矣故日出於東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未暝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

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絶望璧二度而旦星已中焉日雖已入必待壁奎九度而昏星方中焉其占四時之中星皆準此

日月行道

日之行道不愈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

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徃
復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
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
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
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
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
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
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白道之裏半在
白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
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七政運行

爰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歲序更易有象可占有數可推由是曆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也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乎下者也一有一無不相為侔然而二者實相檢押以成歲功蓋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遲速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月之行天也一

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以十二年世俗以年為歲者蓋本於此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

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百次矣進在元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牽牛乃星紀之次也）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半彊謂四百九十分也）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間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存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

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枵正月會訾娵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

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星度廣狹

二十八宿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觿其次莫如輿鬼以赤道言之東井三十有四度南斗二十有五度輿鬼纔二度觜觿纔一度其多寡相去之甚遠何也蓋星本無度因日之

行一晝一夜所躔之濶狹躔名之曰度其所躔之日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有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是以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星聚也然日躔繞相及而其星適與相值是以其度不得不狹也

黃赤道星度

宿	赤	黃	宿	赤	黃	宿	赤	黃	宿	赤	黃
角	十二	十三	亢	九	九半	氐	十六	十五太	房	六	五
心	六	四太	尾	十九	十七	箕	十一	十少	斗	二十五	二十三半
牛	七	七半	女	十一	十一	虛	九少強	十	危	十六	十七太
室	十七	十七少	壁	九	九太	奎	十六	十七半	婁	十二	十二太

胃 赤十五 黃十四太　昴 赤十一 黃十一　畢 赤十七 黃十六少　觜 赤一 黃一

參 赤十 黃六太　井 赤三十 黃三十四　鬼 赤二 黃二太　柳 赤十四 黃十四少

星 赤七 黃六太　張 赤十七 黃十八太　翼 赤十九 黃十九少　軫 赤十七 黃十八太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傍出傍狹於中故黃道為之減蓋自然之數也

十二次不同

古今十二次之分何以不同曰黃道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亦異古今之次不同勢當然也

四時中星

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以昏旦之星由日之出入而識其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躔隨之而变故正四時之中星必先於冬至之日日躔既定於冬至則推之四時可坐而致大抵冬至月躔與夏至日躔對衝春分之與秋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皆於四時之中而得其正矣

氣候

天有四時寒暑係焉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二氣為一月六氣為一時備四時之氣凡二十有四所謂五日為一候者如正月立春至雨水為一氣一氣之

內有三候曰東風解凍曰蟄蟲始振曰魚上氷是謂三候一候所司者五日積三候之日凡十有五是為一氣得二十四氣之日凡三百六十日是為一歲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又四分度之一今也二十四氣周而成歲則於天之度所餘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曆家提其大綱驗之以七十二候總之而為二十四氣（六候為一月六十候為十月又十二候為二月總十二月之候七十有二）其五日四分日之一析而為分附於二十四氣之間而曆法於是正矣（今統元曆氣策之餘二千一百二十八分三十九秒之類是也）

（消推五日拆而附于二十四氣之中與[illegible]刻之分于九十六刻之內其理一也）

故又以易之六十四卦而分直一歲之日謂卦氣其法以卦有六爻故先除震兌坎離四卦總二十四爻以直二十四氣然後以六十卦總三百六十爻以直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周以驗周天之度則每卦所直者六日六六三十六六十卦之所直者三百六十度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析而為分四百二十以附之六十卦內凡一卦直六日之外又得七分焉蓋以一度分為八十分其五日總四百分其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故析而附諸六十四卦之間而有六日七分之說蓋曆家借易之數以驗一歲之日故也故

七十二候之直二十四氣與夫六十卦之直一歲之日故雖不同其揆一也

曆數分秒太少強弱

曆數之分秒有大有少有強有弱如以百秒為分則七十五秒為太一十五秒為少至於強弱則因時而命之如以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為日而月之行天與日相及常以二十九日半強所謂半強者四百九十九分以半日言之則當四百七十今於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所以謂之半強也如以周天析而四之則赤道去極之數是也赤道去極之數九十一度半

弱且以古曆九百四十分為度而推之則半弱得二百九十三分太七十五弱為太合四半弱得一度二百三十五分以九百四十分為度其半度實四百七十只得二百九十三分太而不及半度之數此其所以謂之半弱也太少者一定強弱者隨時而命數

閏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日行遲一晝一夜行一度月行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必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周天焉月行速積二十七日有奇而遂周天復行二

日半彊而與日會是為一月故曰一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一歲之間月行與日會者凡十有二次而後於歲一歲之氣常足於三百六十日（五日為一候二候為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一歲之氣凡三百六十日）日之行天也繞及三百六十度尚未周天而一歲之氣已足則在天之度每歲所餘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日即度也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其四分日之一得二百三十五分焉）月之既周天也復行以及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與日會則於一月之氣（二氣為一月凡三十日）所不足者半日弱（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所謂半日弱者四百四十一分也）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則一歲之實餘凡十有一日弱由

是而閏法生焉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有九年而七閏備端由此數也月所不足者一月四百四十一分積十有二月分得五千一百九十二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為日得五日餘五百九十二分日之有餘者日行在天之度所未周者五日餘二百三十五分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歲常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故日十有一日弱積十九年所餘者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以此置七閏月則其數正相當也演而伸之十有九年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一元之數九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或以四章為部二十部為紀三紀為元一元之數四千五百六十年亦不外是也雖然此特其大略耳其詳又在待籌而損益其分拟雖推之至于今日皆可也

右渾天儀論原本一十二篇嘗爲人持去予編録時求不可得既乃徧訪先生里中人之有學究出録本以示乃爲詮次校訂復於理學類編內檢得天度等論四篇彙入嗚呼先生學邃星曆厥微惟此雖其所論多參前聞然一家之言有足開發後學者萃而具存讀者可不加之意而求不惰於司天之學也哉

閔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